

歷史與空間

榮耀千古臥龍崗

文：馬承鈞



臥龍崗武侯祠之山門。 作者提供

「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劉禹錫《陋室銘》中這句話早已耳熟能詳。日前，文友惠俊章邀我去南陽一遊，讓我「好好見識一下南陽臥龍崗」，我欣然應允。

惠先生乃資深報人，原籍南陽，對這座歷史文化名城了如指掌，他說：「臥龍崗為諸葛亮躬耕地，號稱『天下第一崗』。全國有九座武侯祠，最著名的就在南陽了，所以諸葛亮《前出師表》云『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

驅車出鄭州沿京珠高速南行，至許昌轉南高速，兩個半小時抵達南陽。我們直奔武侯祠。

武侯祠又名諸葛廬，位於南陽市西南臥龍崗上。它依山而建，南臨白河，北靠伏牛，地勢開闊，勢如臥龍，故而得名。作為諸葛亮躬耕十年的遺址和劉備「三顧茅廬」、「草廬對策」處，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4A級景區。

一座高達九米、三門四柱的石牌坊聳立眼前，「千古人龍」四個紅字格外醒目。我們滿懷敬意步入祠院，但見殿堂莊嚴、亭台壯觀，蒼松翠竹掩映着清澈碧潭，四處瀰漫着幽雅古樸的歷史感。導遊說，武侯祠始建於魏晉時期，已有1800年，歷代不斷修繕擴建，形成如今佔地兩百餘畝、殿房兩百多間的規模。

諸葛亮原籍山東琅琊陽都（今山東沂水），自幼喪父，從小隨叔叔諸葛玄投奔荊州牧劉表。叔父去世後，他帶著弟弟諸葛均隱居臥龍崗，過起晴耕雨讀的寧靜生活。我環顧四周美

景，歎道：「臥龍崗好風水，育出一代智聖！」

臥龍崗最大亮點當然是諸葛廬了。這是一座高四米的八角形磚木建築，門匾「諸葛草廬」四字為郭沫若所題。草廬古樸簡陋，令人肅然起敬，想起杜甫「萬古雲霄一羽毛」之語。廬前有劉備三顧茅廬的「三顧堂」和「隆中對」紀念堂，兩側迴廊鑲嵌着歷代石刻、名人題詞和碑文。幾株參天古柏在風中颯颯作響，如在訴說歷史雲煙。

細觀園內70多幅楹聯、300餘塊碑刻，令人興嘆。我用手機錄下幾幅：「大名出師表，勝地臥龍崗」、「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扇搖戰月三分鼎，石鑿陰雲八陣圖」、「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謹慎，仰風流於遺蹟萬古清高」、「鞠躬盡瘁兮，諸葛武侯誠哉武；公忠體國兮，出師兩表留楷模」……回去慢慢品味，方可領會其中奧妙。

導遊講起一樁往事：祠內有幅對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為清代南陽知縣顧嘉衡所作，說諸葛亮畢生鞠躬盡瘁效忠蜀漢，其隱居地究竟襄陽或南陽何必窮追。1959年，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來豫視察，來武侯祠參觀，將此聯改寫成「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立意高遠，傳為美談。

忽見一塊七八米高的巨大石刻，上鐫《誠子書》。導遊說，這石刻新近剛剛亮相。我深諳《誠子書》乃孔明寫給兒子諸葛瞻的家書，簡練嚴謹又充滿睿智，將深摯的父子之情寫得細緻入微感人肺腑，成為修身勵志千古名篇。我說：「在此鐫刻《誠子書》，提升臥龍崗文化品位，又弘揚了諸葛家訓家風，涵義深遠。」

臥龍崗並不高，武侯祠卻成國人心中的精神高地，難怪劉禹錫有「山不在高，有仙則名」

的名言。它屢遭戰火，歷朝都有修葺，卻始終保持原始簡陋風格，足見古人是注重「修舊如舊」的。臥龍崗還有半月台、躬耕亭、小紅橋、抱膝石、老龍洞等景點，與諸葛廬呈眾星拱月之勢。眾多景點同處一祠卻無侷促之感，反倒錯落有致互為映襯，堪稱人文與園林的完美融合。

步出諸葛廬，惠先生道：「臥龍崗乃五聖之鄉，除智聖諸葛亮外，還有謀聖姜子牙、醫聖張仲景、商聖范蠡、科聖張衡呢！」

我們遂去臥龍區石橋鎮的張衡博物館，瀏覽了古天文館、碑碣、墓塚和地震館、碑刻長廊等，瞻仰了張衡雕像，向這位古代偉大科學家致敬。又驅車來到東漢大醫學家張仲景的「醫聖祠」。好一片宏偉的漢代建築，進山門有張仲景墓、中殿、兩廡等，館藏文物和古籍文獻不計其數。導遊說：「改革開放以來，上級更加重視祖國醫學和文物保護，多次撥款修葺，重修了醫聖井、醫聖橋、素問亭、荷花池和歷代名醫塑像……」

天色向晚，我們又乘車穿過白河，來到南陽府衙西側的「商聖祠」。沿中軸線有戲樓、范公祠、關帝殿和鐘樓、鼓樓、廂房、配殿等，鬧中取靜環境宜人。我和友人邊走邊談，憶起范蠡助越王勾踐滅吳，功成後寄情山水、經商發家、終成一代商聖的傳奇。話題又轉向周朝著名政治家謀略家——謀聖姜子牙，姜太公也是南陽人，他輔佐周武王滅商，封於齊（今山東淄博），為齊國始祖。其兵書《六韜》影響深遠，去世後魂歸故里，後人在此建起太公廟和太公祠。時間關係，未能光顧。

步出商聖祠，夕照下一座大山兀立前方，山體渾圓，鬱鬱蔥蔥，景色旖旎。「這叫獨山，海拔368米，乃南陽一景。它方圓四萬公里，現被闢為河南省森林公園和國家礦山公園。」惠君如數家珍：「獨山玉為中國四大名玉，很名貴，譽為『南陽翡翠』，其玉雕暢銷全球……」

我們泡了一壺新出爐的獨山毛峰茶，坐下小憩。這大半天，我們以臥龍崗為中心轉了大半個南陽，親眼目睹宛城的古韻新貌，感慨良多。惠君意猶未盡，揮手畫了一個圓說：「這裡如今是南陽市臥龍區，乃宛城政治、經濟、文化、金融和商貿中心。2014年，南陽的經濟實力連續三年蟬聯中原經濟區第四名，居河南第三，僅次於鄭州和洛陽，臥龍區作為南陽核心區功不可沒。」

我大為感慨，以茶代酒道：「榮耀千古臥龍崗，五聖顯跡傳八方。獨山白河風水好，喜看宛城再起航！」

字裡行間

文：黃仲鳴

推敲靜女

少時聽過「推敲」的故事，因而愛上煉字、咬文嚼字，要學買島「苦吟」一番。

買島者，中唐詩人也，與孟郊齊名。買島耽於詩篇，「身心無別念，餘習在篇章」，「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推敲」的故事是這樣的，買島騎驢洛陽，吟得「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句，但不知用「敲」抑用「推」孰佳，在苦思難定之際，驢竟撞入出巡的京兆尹車隊，被執推至大官前。買島據實相告，並訴為「推」為「敲」之困，遂作此解釋：和尚月夜投宿，寺門無鎖，所謂「方便之門」也，用「推」確合情理，奈何兩詩句皆無聲，太靜矣，遂擬用「敲」。該官聽罷，哈哈一笑：「當然用『敲』佳，夜半敲門，乃合禮也。」這大官，就是韓愈，自此兩人結交。

這個故事鑽進我腦袋後，迄今仍揮之不去；授課之際，每說了出來，勉勵學子用詞造句要推敲，做文章要有「聲」。其實，這故事只是前人筆記的附會、加油添醋之作。直到近年，勤於翻書，始知謬矣。

「推敲」是買島本性。這兩句詩題為《題李凝幽居》，李凝是買島之友，月夜到訪這位隱士家前，卻躊躇於用「推」抑用「敲」；而所謂「僧敲」的「僧」，是買島的自稱。買島本是出家人，法名「元本」。後來得識韓愈，勸他還俗應舉；買島從之卻不第，窮愁潦倒。因此，買與韓愈早已相識結交，非後來騎驢撞車隊始識也。

中國歷朝皆有筆記，可補正史之不足；惟多道聽塗說，不經考證而用之，每成大謬。方今網上所云，真假相雜，引用之際，必須小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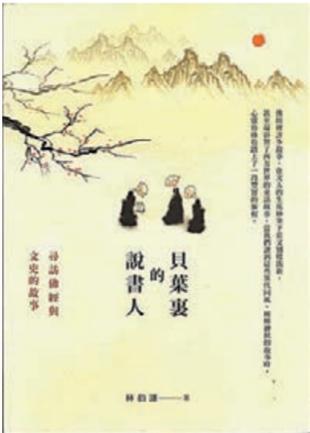
又如《詩經·邶風·靜女》中的「靜女」，朱熹釋說：「靜者，閒雅之意。」但觀其詩：「靜女其姝，俟

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相約心儀的小夥子於城隅，但卻躲了起來，看着小夥子「搔首踟躕」而暗暗偷笑，樂不可支。這哪裡是靜、閒雅了？信奉朱熹老道學的解說，錯了。

張港在《錯！錯！錯！一直被誤讀的經典古詩詞》中說，「靜女」就是「親女」；「親」通「靜」，意為美麗、美好。廣東話的「靚」是古字，其意即由此而來。其實，同一部《詩經》，《鄭風·女曰雞鳴》便有「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句，這個「靜」決非靜靜、安靜，琴瑟在鳴，載歌載舞，怎是「靜」了？這「靜」即「靚」。

古典詩詞往往考人，除了識字典義外，還涉及社會學、風俗學，那才從中得悉其真意，始免於誤讀誤解。

「推敲」故事的真實，得之於林伯謙《貝葉裏的說書人》（新竹：台灣商務印書館，二〇一五年五月）。這書收文六十六篇，專探求佛經與文史掌故，引經據典，考證翔實，值得一看，與《錯！錯！錯！》一書是我近來的枕邊書。



這書專探求佛經與文史掌故，考證翔實，值得一看。 作者提供

文：俞慧軍

亦有可聞

文：龔敏迪

獻給為建立新中國浴血奮戰的英烈們

紅軍路

沿着法顯、玄奘走過的石階
凝望這肅穆虔誠的神聖金殿
尋覓當年紅軍將士開闢的路線
倏然發現延綿漢藏情緣的那份淵源
竟是盤古開天的壯烈演義
摯愛得如此情深
那是濃烈的青稞和酥油鑄造的民族
純潔得如此生動
那是潔白哈達鋪就的和平幸福之路
雪峰的神韻涵化了橫斷山脈的底蘊
如歌的草甸放飛藏民族吉祥的馬鈴
當你越過卓達拉山神秘的冰川
感悟的心靈迸發出世紀的震撼
遠去的是塵埃 近了的是故鄉

雪山魂

穿越太陽鐫刻的高度
進入大漠荒沙的意境
這是一個令雪山動容的民族
晶瑩的雪峰間鑄着無數永生的精英
深邃的河谷掀開濕淋淋的記憶
當年紅軍勝利會師的神秘溝壑
是否迴盪盪甘孜藏胞驚喜的顫音
這是一幅雪打紅旗旗更艷的悲壯畫卷
黃昏落日裡雪山湧動靈性的羽紗
暮靄凝固了紅軍長征留下的神話
即使世上僅存一片綠洲
哪怕長眠後去不了天國
駱駝梁子的漫天飛雪銘記着
這段寫滿生命契約的輝煌之旅

無名碑

從康定出發
遠離了鐵索橋的寒影
築驚不馴的金沙江
在如血的殘陽裡喘息
晚霞映襯的無名烈士碑
衍化成無數仰慕的風景
藏族的阿媽熱淚漣漣
奉上雪域最美的雙果
一步一叩首一步一回頭
疾風吹動碑前那一叢叢昂首的勁草
光陰的手一遍遍梳理着季節的青絲
猶如隱藏於月色背後的矇眬
倘若生者讀懂了無名的碑文
也就詮釋了生命永恆的意義

文：青絲

豆棚閒話

鹽水鴨

入夏以後，街上賣鴨子的臨時攤販就多了起來。暑伏吃鴨子，在南方不少地方似乎是一項傳統民俗。我從小到大，左鄰右舍每到端午、中元兩節，餐桌上都少不了一道鴨子。究其原因，除了這一時節的鴨子特別肥美，還有一個說法是鴨子為水禽，肉質與在土裡刨食的走禽迥異，味甘性涼而偏寒，有補陰益氣之功。

由於嶺南的夏天，天氣是以炎熱為主，性涼的鴨肉能夠很好地清熱去濕、瀉火除燥，是恰合時令的養生食品。這種根據時節享受美食，兼有調養補益的做法，也是傳統文化中獨有的飲食觀念。

鴨子有多種做法，鹽水鴨是特殊一味。大熱天裡，人本來就是想吃得清淡爽口的菜，若是在廚房裡煙熏火燎地煎炒烹炸一番，等到菜做好了，人也沒有了胃口。鹽水鴨就不會有此弊，因其是用水鹵熟，不帶一絲煙火氣，有着不需修飾的原始味道。既能滿足人的口慾又不失清爽，且又質樸大氣，不分階層和場所。既可以用家廚出品，在餐桌上與家人分享，亦可以到熟食舖用簡易飯盒打包，作為一道涼拌菜外帶，就着幾瓶啤酒慢

慢啃。當然也可以衣冠齊整、神情莊重地坐在餐館內，作為考量廚師手藝的滷味細細品嚐。民國時，張通之的《白門食譜》曰：「金陵八月時期，鹽水鴨最著名，人人以為肉內有桂花香也。」凡體驗過那種飲食滿足的人都知道，有鹽水鴨陪伴的美妙時刻，也是一段充滿了歡笑的隨興時光。

鹽水鴨的做法算不上複雜，但是要做得鬆軟腴嫩、甘潤爽口，就有很多的講究。首先是選鴨子。如嫩湯須用老鴨，湯味會更香濃，做鹽水鴨則須選用皮光肉滑的「筍鴨」，肥美而嫩。把鴨毛拔乾淨是最基本的一步。過去我家到了中秋節做鹽水鴨，拔鴨毛的苦差事就會落到我的身上。若是鴨毛沒有被徹底處理乾淨，成菜後毛根戟張、不僅樣子難看，且會有一股無法掩蓋的腥臊氣，很敗人興頭。

接下來是用新焙的椒鹽，趁熱均勻塗抹遍鴨的全身，然後醃漬數小時。熱的椒鹽，能將香料的氣息慢慢滲入到鴨肉當中，一來有效去除鴨肉特有的腥臊氣，二來激發鴨肉內的鮮美，將更為腴美的口感充分展現出來。及至鴨子被醃漬入味，放



鴨子有多種做法，鹽水鴨是特殊一味。 網絡圖片

到沸水中煮熟，晾冷後斬件，就是讓人一食為快的鹽水鴨了。

鹽水鴨的賣相與白切鴨頗為相似，但經驗老到的吃家，一入口就能感覺到不同。鹽水鴨的肉質細嫩而多汁，口感也更為緊致一些，爽而不膩。而且經過水煮之後，椒鹽的味道也變得清淡，不會遮蓋了鴨肉的本味。若是口味重，還可以蘸上芥辣豉油吃，借那股辛辣鹹香刺激味蕾，可將傳統的鹽水鴨吃出非傳統的味道來。

多年前我與友人途經南京，買了一隻當地著名的鹽水鴨，沒有地方可坐，兩人就在路邊用鹽水鴨蘸芥辣油吃。那一次特殊經歷，也是我飲食生涯中的一段不朽記憶。

司馬遷的女婿與外孫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提到過妻與子，王莽時遷封其後人為「史通子」。不過司馬遷之子遠不如他的外孫楊惲在歷史記載中留下的痕跡多。漢武帝死後霍光輔政，和歷代極端的集權統治崩毀後一樣，自由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冒頭的機會。同時，司馬遷的女婿楊敞又是大權獨掌的霍光「厚愛」之人。在短短的十三年中，大位繼承者換了三個，楊氏也捲入了三次危機中。第一次上官桀謀反，楊敞得到消息，但「不敢言」的他裝病逃避了，雖然因此失去了一次封侯的機會，但不久還是做了丞相；第二次霍光廢昌邑王劉賀，楊敞又「驚懼，不敢言」，要不是夫人讓他表示支持，恐怕麻煩就大了；霍光死後，楊敞又先得到了霍氏後人造反的消息，他並沒有像其父一樣膽小怕事，而是及時通報給了漢宣帝，因此被封了侯。這都為《史記》從藏之名山到公開亮相創造了有利條件，楊惲是把牠視作相等於《春秋》的。

楊惲是個清廉無私的人，父親和無子的後母給他留下近千萬的財產，後來又「再受嘗千餘萬」，他都分給了宗族和後母的兄弟。他當了統領宮廷侍衛的中郎將，卻見在皇帝眼皮子底下的那些手下「郎官」們被稱作「山郎」。就像山有所產一樣，凡能出錢供宮中財用者，才被允許出宮。所以「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賄賂公行，沒錢者一年也得不到一天休息，也不可能有利進遷的機會。楊惲將宮中的花費，都移到大司農的眼上，改變了這個不公平的陋規。

楊惲的行為容易招致怨恨，加之曾經流落民間的漢宣帝有自己的利益集團，他們與功臣、門閥等利益集團存在錯綜複雜的糾葛，互相猜忌在所難免。漢宣帝親近的大僕戴長樂，因過於炫耀與宣帝的密切關係，被看不慣的人告發對皇權有「非所宜言」的時候，他立即認為是楊惲指使的，於是就亂咬說楊惲不滿朝政、誹謗皇帝。審案的廷尉于定國認為「左驗明白」，但「奏惲不服罪」，要人私下裡沒有一點牢騷話，恐怕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樣說，無論是皇帝親近的戴長樂，還是幫助宣帝保住皇位的楊惲，這種對抗都有損於皇帝的尊嚴，於是「有詔皆免惲，長樂為庶人」。

可是接下來的事情就耐人尋味了。因為日食，突然冒出一個不起眼的「驕馬狼佐」，上書告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最後找到一封楊惲給安定太守的回信，「宣帝見而惡之」，於是處理的結果是楊惲被「腰斬，妻子徙酒泉郡」！宋代羅大經的《鶴林玉露》解釋說，其中的那首詩是「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清朝收錄了這封信的《古文觀止》繼承了這種說法，說其「宛然外祖《報任安書》風致，辭氣怨激」，其詩「田彼南山，蕪穢不洽，種一頃豆，落而為其」是「比喻朝廷荒亂」、「國既無道」、「賢人放棄」。但也說「宣帝處惲，不以戴長樂所告事，而以報會宗一書，異哉帝之失刑也」。這都是後人的臆想，就是沒有那封信，楊惲也要死。

楊惲丟了官，回家經商治家業，種田經商「以財自娛」，與司馬遷的不鄙視商人之意是相通的，不見得是刻意表示不滿。他的朋友孫會宗寫信勸他：「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他才寫了這封回信，再三承認自己「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頌揚皇帝「聖主之恩不可勝量」。那首詩也不過是講自己無意於仕宦後的田園生活，並說明與孫會宗已經志向不同，要他「毋多談」了，明顯是一封絕交書。照理說，孫會宗已經站在皇帝一邊了，奇怪的是他也因此丟了太守的烏紗帽。宋朝的司馬光不提那首詩是有道理的，他覺得楊惲「罪不足以死」，之所以會如此，是「為善政之累矣！」！洪邁則認為：「楊惲坐語言怨望，而廷尉當以為大逆不道。」他為名聲好的廷尉于定國做了這件事而感到可惜。

也許，楊敞那樣膽小怕事的逃避才是高明之舉，但也有人認為，楊惲那樣給後人留下一份思考的空間更有價值，他的那篇《報孫會宗書》也比較耐讀。